

审美对等视域下的英语散文翻译策略

董帅通

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英语散文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英语散文翻译研究过度关注语义的忠实, 而对读者审美接受度关注不足。翻译美学为英语散文翻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在翻译中译者可采用精确词义、巧用四字格、形象替代、化用四项审美对等策略, 从而在准确传达原文语义的同时, 实现译文的韵律美、意境美与文化美, 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近似的审美体验。研究表明, 翻译美学指导下的相关翻译策略对英语散文汉译的审美再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英语散文, 翻译美学, 审美对等, 翻译策略, 跨文化再现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English P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quivalence

Shuaitong 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ros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isting studies on English prose translation tend to place excessive emphasis on semantic fidelity whil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eaders' aesthetic recepti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provide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this imbalance. Guided by this perspective, translators may adopt four strategies aimed at achieving aesthetic equivalence: ensuring lexical precision, skillfully employing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substituting culturally

resonant imagery, and applying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These strategies enable translators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original meaning while simultaneously reproducing the rhythmic, artistic,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e source text, thereby allowing target readers to experience an aesthetic response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original audienc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formed by translation aesthetic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in English-to-Chinese prose translation.

Keywords

English Prose,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esthetic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ross-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英语散文篇幅短小、语言凝练且意蕴丰富，从培根的哲理随笔到兰姆的幽默小品，兼具理性思辨与审美情趣。此类文本在译介过程中，不仅有助于国内读者欣赏异域文学风格，促进中西文学交流，同时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凝练语言与审美意蕴往往难以在译文中得到充分再现。因此，如何在忠实传递原作思想的同时，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审美体验，成为英语散文翻译中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学界已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刘士聪提出“韵味说”，强调通过语言的声响与节奏、作品的意境和氛围及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传达原文韵味[1]。张继光借助语料库实证研究认为，译者进行英语散文翻译时在词语层面遵循汉语规范，在句子节奏与篇章形式层面保留英语特征，有助于译文实现“异化翻译风格”与“易懂”的平衡[2]。赵秀明则系统论述了英语散文汉译中“意境”的再现，强调译文应实现神似、化境、韵味与和谐的统一[3]。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语言形式与文本审美特征的再现，而对译语读者审美接受的实现路径缺乏系统性探讨。本文拟以翻译美学为理论视角，通过具体译例分析，归纳英语散文翻译的审美对等策略，为英语散文翻译的审美再现提供参考。

2. 翻译美学概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国内翻译研究侧重于翻译标准与原则，强调意义的等值与内容的准确。然而，当研究对象转向诗歌、散文、小说等高度审美化的文学文本时，以“忠实”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逐渐显露出局限：难以充分解释韵律、意象与文化内涵等非语义要素，也难以有效指导译者再现原文的整体审美效果。在此背景下，70 年代后，翻译研究开始引入美学视角，在“信、达、雅”，“神似”，“形似”等传统翻译美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美学理论，逐步形成具有汉语文化特征的翻译美学理论体系。在具体理论建构方面，学界从不同维度对翻译的审美本质进行了探讨。姜秋霞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中强调，译者首先应以读者身份对原文进行整体感知，把握其审美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从而实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美学对等”[4]。毛荣贵在《翻译与美学》中明确提出翻译应与美学“联姻”，强调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其审美活动贯穿翻译全过程，并从音韵、节奏与意境等方面系统阐释了译文审美生成的实现路径[5]。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从宏观层面论述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指出译者应以审美意识为指导，对源语文本进行文化与艺术层面的再创造[6]。

在此基础上，翻译美学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从审美活动的过程来看，该理论可分为两

个层面：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原文作为审美客体，译者作为审美主体，通过理解与再创造实现文本转换；在审美接受过程中，译文成为新的审美客体，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完成审美体验。翻译美学的核心任务，正是在这一双重结构中运用美学原理，分析并解决语际转换中的审美再现问题。

本文所称“审美体验”，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语言形式、意境营构、情感表达及文化内涵所产生的综合审美感受；“审美对等”则并非源语与译语在语言形式上的机械对应，而是指译文能够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似的审美体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语言结构、文化背景及读者审美经验存在差异，审美对等难以实现绝对再现，更应被理解作为一种动态趋近的过程。与风格学侧重语言风格再现、接受美学强调读者接受以及目的论关注译文功能相比，翻译美学更加关注原文审美价值的跨文化传达。因此，对于兼具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英语散文而言，翻译美学能够较为全面地解释其审美转换过程，并为审美对等策略的运用提供理论依据。

3. 翻译美学对散文翻译的适用性

英语散文语言灵动，情感细腻，意象丰富，具有鲜明的审美特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着重于语义等值与内容忠实，难以有效处理其中的韵律、意象和情感等形式与非形式审美要素。而翻译美学以“审美对等”为核心，精准回应了英语散文翻译“传形传神”的本质需求，其适用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3.1. 审美客体——英语散文的审美构成

翻译美学将原文视为审美客体，其审美构成包含形式系统与非形式系统。英语散文的形式系统包括语音、词汇及句法三个层面。非形式系统则涵盖情感、风格、意境等无形要素。例如，Virginia Woolf 散文中流动的意识节奏，或 E.B. White 散文中克制的幽默感。这些非形式系统审美要素难以通过传统的“忠实”或“等值”标准再现，而翻译美学正是专门处理这类审美信息的理论工具。

3.2. 审美主体——译者的能动性与读者的审美接受

翻译美学将审美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语际转换阶段，译者是审美主体；在译文接受阶段，读者是最终的审美主体。译者作为第一主体，既受制于原文客体审美特征的规定与制约，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再创造”，不能被动地“复制”原文。读者作为第二主体，其审美体验是检验译文成败的最终尺度。英语散文翻译的审美对等，不仅取决于译者对原文审美特质的再现，更取决于译文能否在读者心中唤起相似的审美感受。因此，译者需在忠实于原文与关照读者接受之间寻求平衡。

3.3. 审美再现与审美对等

Steiner 认为，翻译是审美与情感的传递艺术，其最终目标是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似的情感体验与审美震撼[7]。翻译美学的最终目标是审美再现，即在译文中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而审美再现的最高追求，就是实现审美对等。英语散文的艺术特征决定其翻译不能停留在语义或形式对等，而应实现“最高层次的对等”，即意境，情感和思想与原文达成平衡的审美对等。所以，翻译美学对英语散文翻译具有适用性，它为英语散文翻译提供了审美原则指导和翻译策略支持。

4. 英语散文汉译中的审美对等策略

在翻译美学视域下，英语散文汉译不仅是语言意义的再现过程，更是审美价值的再创造过程。正如刘宓庆所指出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再现的艺术活动，译者应在审美层面实现原作之美。”[5]本文将结合具体译例，从精确词义、四字格运用、形象替代与化用四个方面，探讨英语散文汉译中实现审美对等的主要策略。

4.1. 精确词义，审美体验的基础

英语散文翻译的审美再现以语义准确为前提。刘宓庆表示，翻译艺术绝不能脱离原语的语义，并认为“准”是翻译审美依据之首[5]。但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准确”，并非词义的一一对应，而是要求译者深入原文词语所处的语义场与情感场，选择最契合整体审美意境的义项。以下两例可以说明译者如何通过精确把握词义来保障读者的审美体验。

例 1. What makes a home? Love and sympathy and confidence.

译文：家是什么？爱心，共情，还有信任。

“sympathy”一词有“同情”与“理解，共鸣”双重义项。若直译为“同情”，其俯视性情感色彩将与“家”的平等温暖意境产生冲突，不利于译语读者的审美融入。译者选择“共情”，使原文避免了不必要的怜悯意味，将家庭成员间的理解建立在认知平等的基础之上。这一调整遵循了原文审美客体的规定性，同时回应了汉语读者对家庭关系的审美前理解，使译文能够在读者心中唤起与原文相似的亲近感。

例 2. Parents take good ca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are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ir parents.

译文：父母悉心照料子女，子女亦关切父母之事。

英语原文以“are interested in”描述子女对父母事务的态度，符合英语散文以具体细节承载情感的审美习惯。但若直译为“感兴趣”，在汉语家庭文化语境中易被解读为情感投入不足。译者把握两种语言审美习惯差异后，将词义升格为“关切”，既保留了关注这一认知层面，又自然延伸出挂念的情感内涵。这一调整使原文隐含的亲密度在汉语语境中得以显性化，保障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4.2. 巧用四字格，韵律与形式的审美转化

译者在实现语义准确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关注译文的形式系统审美。汉语“四字格”的基本美学特征包括音韵节奏之美，形式齐整之美和语义丰厚之美[8]。是英语散文翻译中实现韵律审美对等的重要形式资源。译者在受制于原文审美客体的前提下，发挥能动性选用四字格，可将原文的韵律特征转化为符合汉语审美前理解的节奏形态，在读者心中唤起与原文相似的审美感受。

例 1. Great men have risen to distinction by unwearied industry and patient application.

译文：伟大的人皆是通过不懈努力而出类拔萃。

原文“unwearied industry”与“patient application”语义叠加，是英语散文常见的修辞手段。若逐词直译，汉语表达将冗长拖沓，原文的强调力度在译文中会被稀释。译者识别出这一形式系统的审美特征，将其合并为四字格“不懈努力”，以汉语的凝练美替代英语的反复美，在保持语义完整的同时重构了原文的强调效果。同时，“出类拔萃”对应“rise to distinction”，与“不懈努力”形成前后并置的双四字结构，节奏紧凑有力。这一调整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对坚韧品质的审美认同。

例 2. In spring, the grass, the flowers, and the trees begin to look bright.

译文：冬去春来，花草树木又亮丽起来。

原文“In spring”作为时间状语，简洁明了。若直译为“在春天”，在汉语读者的审美接受中则显得平淡，未能传达原文隐含的季节更替之感。译者主动选用“冬去春来”这一四字格，“去”与“来”相对比，将静态时间状语转化为动态时空意象，拓展了原文的意境。同时，将“the grass, the flowers, and the trees”译为并列四字格“花草树木”，使三个意象形成音韵和谐的整体，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译文通过

对原文非形式审美要素——时序流动的意境显化处理，使译文读者能够在画面感与韵律感的交织中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似的审美体验，体现了审美对等原则。

4.3. 形象替代，文化意象的审美转化

英语散文中的文化意象承载着特定的非形式审美要素，是原文意境与情感的重要载体。当原文意象在译语文化中存在缺失或可能引发审美偏差时，直译不仅无法传递原文的审美信息，反而会造成审美阻隔。此时，译者需在受制于原文审美意蕴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译文读者熟悉的意象进行替代性转化，在读者心中唤起与原文相似的审美联想，实现跨文化的审美共鸣。

例 1. The habit of keeping pleasant is indeed better than an income of a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译文：笑口常开胜过岁入千金。

原文“a thousand dollars”是美式货币单位，在源语文化中能够唤起读者对“可观财富”的感知。若直译为“一千美元”，在汉语读者的审美接受中难以引发同等价值的联想，会削弱原文通过“可观财富”凸显乐观价值的意图。译者主动将其转化为“千金”——译语文化中表示财富厚重的典型意象，能够在译文读者心中唤起与原文读者相似的“贵重”之感。这一意象替代既保留了原文财富与乐观之间的对比关系，又符合汉语审美前理解的习惯，使译文读者能够欣然接纳“笑口常开十分重要”的主旨。

例 2. An idle brain is the devil's workshop, for by doing nothing one learns to do ill.

译文：懒惰的大脑是罪恶的温床，懒人总会无事生非。

原文“the devil's workshop”蕴含基督教文化背景，指滋生恶行的根源，是原文非形式审美系统中“意”与“象”结合的典型表达。但这一意象在汉语语境中缺乏对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若直译为“魔鬼的工厂”，译文读者难以建立“意象”与“寓意”之间的审美关联，可能产生误解。译者根据文化审美差异，将其转化为“罪恶的温床”。“温床”在汉语中具有“滋生事物之环境”的隐喻义，且暗含负面色彩，与原文“workshop”的警示功能形成功能对等。而且保留了“滋生恶行”的核心意蕴，使译文的警示意味能够在汉语读者的审美体验中顺利唤起。

4.4. 化用，文化互文中的审美再生

“化用”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借用译语文化中既有的经典表达，对原文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审美策略。与形象替代不同，化用并非解决文化冲突，而是主动寻求文化互文，使原文的审美信息经由读者熟悉的语言载体得以再现。译者在受制于原文审美内涵的前提下，合理化用可以使译文实现原文审美价值的再生。

例 1. Genius is nothing but labor and diligence.

译文：凡天才者，除了勤奋，还是勤奋。

原文以“labor and diligence”的语义叠加凸显勤奋对天才的重要，两个近义词并置构成原文的形式系统审美特征。若合并词义直译为“天才不过是勤奋而已”，原文通过重复建立的修辞力度将流失，读者的审美体验也将削弱。译者主动化用鲁迅《秋夜》中“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经典句式，以“除了勤奋，还是勤奋”突出原文的强调效果。这一调整以汉语读者的互文资源为载体，既忠实于原文审美意蕴，又在译语文化中实现了修辞效果的再生。

例 2.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to be cheerful when it is not easy to be cheerful shows greatness.

译文：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乐观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易乐而乐之。

原文为平实说理，其非形式审美要素主要体现在“困境中保持乐观”这一精神境界所承载的情感意蕴。若按字面直译，译文将停留于说理层面，难以唤起译文读者与原文精神高度相称的审美感受。译者化用古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式，凝练为“不易乐而乐之”，以文言的凝练美与节奏美将平实说理转化为诗性表达，使读者在熟悉的古典语感中获得与原文相似的精神触动。这一化用体现了审美对等对译者创造性的要求。

4.5. 四项策略的关系

上述四项策略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不同层面共同服务于英语散文翻译的审美对等目标。从逻辑关系来看，四项策略呈现出由基础到深化的递进特征：精确词义保证意义层面的准确性，四字格运用增强语言形式美感，形象替代促进跨文化审美理解，而化用则进一步实现审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它们共同构成英语散文汉译实现审美对等的重要路径，为译者处理不同层面的审美转换问题提供了借鉴。

5. 结论

翻译美学将翻译视为跨文化的审美再创造过程，它科学地统一了审美客体、第一审美主体(译者)与第二审美主体(读者)三者的辩证关系。该理论以“审美对等”为核心，既承认原文对译者的制约性，又肯定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最终以译文能否唤起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为检验尺度，为英语散文翻译提供了兼顾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理论指导。本文以翻译美学为视角，归纳了四项审美对等策略：精确词义筑牢审美基础，避免语义偏差引发审美偏离；巧用四字格转化原文节奏，实现韵律层面的审美对等；形象替代化解文化意象冲突，达成跨文化的审美共鸣；化用借助文化互文，实现原文审美价值再现。四项策略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似的审美体验。希望本文能为英语散文翻译实践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 刘士聪. 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2] 张继光, 张政. 基于语料库的当代英语散文汉译规范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4(4): 83-91+95.
- [3] 赵秀明. 中国翻译美学初探[J]. 福建外语, 1998(2): 36-39+43.
- [4]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 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毛荣贵. 翻译与美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3): 5-9.
- [6]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7] Steiner, G.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8] 张蕾, 李玉英. 美学视角下英汉翻译中四字格的运用[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1, 30(8): 148-149.